

特約稿

再論四神之一的朱雀

林 巳奈夫
京都大學
名譽教授

提 要

個人曾於1994年在《史林》發表一文〈四神の一、朱雀について〉，文中論及漢代的天之四神—青龍、白虎、朱雀（朱鳥）、玄武中的朱雀，認為是司天火的神、是金雕（*Aquila chrysaetos*）形的星座之神。此形像自龍山文化起，顯然已經存在了，而在西周中期，以氣宇軒昂的姿態和龍之類的動物一起出現於玉器、銅器上，惟降及西周後期，卻被光頭、團鼻的老頭形像所取代，甚至瀕臨消失的狀態，此一形像消失之前，究竟是被稱作什麼神來崇拜？本文即是最近就「朱雀」形像的問題，重新思考的心得。

本文首先從文獻的記載考證，鶉火、大火是與司火的火正神有密切關係的，其亦是與柳和心的星座有關係的。二十八宿的柳、星、張、翼四個連續的星座，可以看作是一隻鳥的喙、喉嚨、嗦囊、翅膀，如此構成一隻朱鳥的形像。此朱鳥形像所指之鳥即是金雕。其後概要地追蹤朱鳥頭像的變遷，並探討其意指的神究竟是誰？關於此一問題的思考，多少必須帶有幾分的想像。《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噓。」西周晚期出現的，從火正演變來的，團圓鼻、老頭樣的老童形像的神，可能即意指著《山海經》的「老童」了。

關鍵詞：朱雀、金雕、鶉火、圖像、西周

一、前言

個人曾於1994年在《史林》發表一文〈四神の一、朱雀について〉,¹文中論及漢代的天之四神—青龍、白虎、朱雀（朱鳥）、玄武中的朱雀，認為是司天火的神、是金雕*（*Aquila chrysaetos*）形的星座之神，此形像自龍山文化起，顯然已經存在了，而在西周中期，以氣宇軒昂的姿態和龍之類的動物一起出現於玉器、銅器上，惟降及西周後期，卻被光頭、團鼻的老頭形像所取代，甚至瀕臨消失的狀態。然問題是：此一形像消失之前，究竟是被稱作什麼神來崇拜？先前是全然無知的。94年筆者撰寫該文時，對此一問題亦是束手無策。

此事就如同以前思考有關於璧、琮的功能等問題的情況一樣，然而最後，我逐漸想通了。本文即是最近就「朱雀」形像的問題，重新思考的心得。

二、文獻的考證

朱鳥的形像在漢代有幾種類型，其中之一是裝飾於四神鏡鏡背，如圖2那樣，作長尾鳥形態的類型。然此應是時代較晚的形像，那麼在此之前，其原本的形像如何呢？首先從《史記》天官書檢閱。以前引用的文獻，恐怕讀者已忘記了，因此，此處將（唐）司馬貞的《史記索引》、（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的注釋，重新簡略地考述一回。

《史記》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即南宮是朱雀、權、衡。《正義》「柳八星為朱鳥喙，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即柳的八個星星是朱雀的喙（喙），是天上的主廚，管理宮中負責招待的官，並調整美食。《史記》天官書「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即權是軒轅，軒轅，體形如黃龍。《集解》「孟康曰：形如騰龍。」即（魏）孟康曰：形狀如騰龍。《史記》天官書「柳為鳥注、主木草。」即柳稱作鳥注（喙），司木或草。《索隱》案《漢書·天文志》，將「注」寫作「喙」。《爾雅》釋天，將（朱）鳥的喙稱作「柳」。（魏）孫炎的注「喙，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將「注」稱作「柳星」，司草木。《正義》「喙，丁救反，一作注。柳八星，星七星，張六星，為鶉火，於辰在午。」即喙是丁救之反，一作「注」。柳是星座的八星，星是星座的七星，張是星座的六

*雕同鵟。《說文》雕，鵟也，从隹周聲，鵟，籀文雕从鳥。《玉篇》雕，鶯也，能食草。《埤雅·釋鳥》雕，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 （以上摘自《大漢和辭典》卷十一，頁1011）

1 林巳奈夫，〈四神の一、朱雀について〉，《史林》77卷6號（1994年11月），頁125-143。

星，這些星在十二次中的名稱，叫作「鶉火」，在十二支的方位上，是在「午」的位置。

《史記》天官書，「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即七星是朱鳥的頸，稱作「員官」，司急事。《索隱》「七星，頸，爲員宮，主急事。案：宋均云：頸，朱鳥頸也；員宮，喉也；物在喉嚨，終不久留，故主急事也。」即七星是頸，爲員宮，案（魏）宋均云：所謂頸，是指朱鳥的頸，員宮是喉嚨。物噎在喉嚨，不能長時間的滯留，所以是司緊急之事者。

《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觴客。」即張是素，稱作「廚」，在賓客間司酌酒者。《索隱》「素，嗑也。」《爾雅》「釋獸云：鳥張嗑。郭璞云：嗑、鳥受食之處也。」即素是嗑，《爾雅》所說的鳥之張是嗑，郭璞所說的嗑，是鳥接受食物的器官。《正義》「張六星，六爲嗑，主天廚食飲賞賚觴客。」即張的六星，是把六個（全體）稱作「嗑」，司天上廚房的食物和飲物，負責待客、賜酒褒美之事。

《史記》天官書，「翼爲羽翮，主遠客。」即翼是成翮的羽毛和粗胖的羽毛，司遠來的客人。《正義》「翼二十二星、軫四星、長沙一星、轸二星，合軫七星皆爲鶉尾、於辰在巳……翼二十二星爲天樂府，又主夷狄，亦主遠客。」即翼二十二星和「其東的」軫四星、長沙一星、轸二星、軫七星，合起來是十二次中的「鶉尾」，在十二支的方位上，相當於「巳」的位置。……翼的二十二星是採集、保存天上的詩歌、音樂的地方，負責招待中國周邊的夷狄、遠道來的客人的工作。嗑是鳥胃之前的一個器官，其功能是當鳥囫圇吞棗時，作爲暫時將吞下的食物貯存的器官，是俗稱的「食袋」，即是現代人所稱的「嗑囊」。

誠上文所引的「柳」條及「翼」條，《正義》點出是天上的鶉火、鶉尾。這是由來於二十八宿的名稱？或是另外的天之十二次的星座名稱之區別？木星運行天體一周約需十二年，於是將天體以十二支表示，順著方向分成十二等分。木星運行於那一個等分，即表示是那一年。區分的十二等分對應到天的十二個方位，每一方位均附上如「玄枵」、「星紀」等等的特有名稱。（表1）如表1所示，二十八宿因其長短不一，相應地，十二次也出現參差不齊的狀態。前引的《正義》，即對二十八宿的名稱所表示的星席，該當對應於十二次的那一個位置作解說。

關於十二次，《春秋左氏傳》已出現有用以專門標示木星位置的文字，此書成立的時間推定約在紀元前四世紀。而關於二十八宿方位成立的時間，推測是較

之還更早，紀元前五世紀後半的曾侯乙墓出土的衣裳箱上即已出現二十八宿的方位了，此是眾所熟知的例子。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兩個系統，其整體的起源性的相關問題，非筆者在本文所關心的。然筆者對於橋本氏提出的，十二次中位於南方位置的鶉首、鶉火、鶉尾三個次和二十八宿的南方朱雀的鳥形像一致之點是值得注意的說法，² 深感興趣。

《爾雅》釋天「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即咮是柳，柳為鶉火。關於後面的四個字，郭璞注「鶉，鳥名，火屬南方」。咮，相當於前引《史記》天官書，「柳為鳥注」的「注」，是二十八宿中的星座。然《爾雅》則將「柳」包含到十二次中，以鶉火來解釋。於是關於「鶉火」的名稱，郭璞解釋為鳥名（星座之鳥，朱鳥），在五行中，火屬南方，因此在這個星座的名稱上加「火」字，而稱作「鶉火」。若然，則其如青龍、白虎那樣，將五行之屬性冠於動物的名稱上，就應稱作「火鶉」了。又十二次的鶉火，如表1所示，正好跨到柳、星、張、翼宿，柳並不是全部在鶉火的次位內。

《周禮》考工記·輶人，「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即繪有鳥的旟（旗的一種名稱）有七條旒，象徵鶉火。鄭玄注「……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說明鶉火是朱鳥之宿的柳，其屬有星（有宿，此星宿是七個星），七條旒象徵七個星。鄭玄因將柳解釋為鶉火，並言及附於此柳的「星」的星座等等，故認為二十八宿中的柳即是鶉火。此一想法和《爾雅》同。而郝懿行《義疏》說明，柳因是鶉火最初所在的位置，故以其作為鶉火的代表。上述各家之說，究竟如何呢？

認為柳是鶉火的想法，在《左傳》亦可窺見。《左傳》襄公九年，宋國有火災，與此火災關聯的晉公，質問其部下的對答內容如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即言古代的（傳說中的）司火之官（作神處理），配享於心宿之祭祀，或配享於咮宿之祭祀，執行火的進出，故咮亦稱作鶉火，心也稱作大火。³ 杜預的注「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即言古代司火之官，（被推崇為神者）配享於火星

2 橋本敬造，《中國占星術の世界》（東京：東方書店，1993），頁63。

3 按杜預的注及孔穎達的疏釋譯。然竹內1958年、貝塚1970年做不同的釋譯。

竹內照夫譯，《春秋左氏傳》，《中國古典文學全集》（東京：平凡社，1958）頁179。

貝塚茂樹，《春秋左氏傳》，《世界古典文學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203。

的祭祀。從冬至的月份算第五個月，鶉火於日落之後出現在正南方，此時准許人民使用火，（陶器或金屬鑄物的用火）⁴如此，六個月之後，大火星與太陽重疊的夜晚，看不見任何東西，則禁止人民用火。此處所謂的鶉火、大火是十二次所使用的名稱，其即是二十八宿之一的柳（柳）、心的名稱，如此，對應回前引《爾雅》或《周禮》的鄭玄注所言的，即可理解了。

如上所述，鶉火、大火是與司火的火正神有密切關係的，由此亦知其為上位之神，其亦是與柳和心的星座有關係的。鶉火、大火之名稱，應該解讀為「鶉之火」、「大之火」。

誠上所述，二十八宿的柳、星、張、翼四個連續的星座，可以看作是一隻鳥的喙、喉嚨、嚙囊、翅膀，如此構成一隻朱鳥。這朱鳥星座從鳥頭至鳥尾串連起來，併到十二次，即成鶉首等的三個次。十二次的名稱，如眾所皆知，屬於南方火正名稱者，皆以「鶉」作字首，比起二十八宿的名稱皆用不同字表示，推斷其是後來發展出來的。作為南方星座核心的「鶉」，似是將重覆「鶉」字的鶉首、鶉火、鶉尾三個次加以放大而形成的，於是對筆者而言，眼前重要的事，是釐清朱鳥星座群中，相當於鳥喙的星座，所謂的「鶉」的鳥名問題。

鶉，一般人都會想到鸛鶉，筆者最近仔細思考，鸛鶉的喙粗短而略帶彎曲，柳星座那一部分相似於此呢？這是不可解的。朱鳥將柳（喙）置於西端，身體其他部分——星（喉）、張（嚙囊）、翼（翅膀）星座則向東、南方伸展開來，如此，喙理應是向西或向南的，而此喙是從東向南彎成鉤形，如此看的話，就和鸛鶉的喙不像了。因此作為此一星座名稱的「鶉」並不是指鸛鶉，而應該作「雕（ワシ）」解。

（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有「𪔐」，「𪔐，雕也。……詩曰，匪𪔐匪鷩」即𪔐是雕，……。《詩》〈谷風·什四月〉曰：𪔐、非𪔐非鷩。見現今發行的《詩》，作「非鶉非鷩」，將𪔐寫作鶉。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說文的𪔐，現行的《詩》寫作鶉，是將其簡化了。」於是《說文》另有從隹的𪔐、𪔐屬，此是鸛鶉。經典中寫作鶉火、鶉首、鶉尾的「鶉」，應當可以寫作「𪔐」。《詩》魏風的「縣鶉」（懸吊的鶉（狩獵的獲物）），《禮記》〈內則〉出現的「鶉羹」（鶉作的湯）的鶉是𪔐（鸛鶉）。此點依上述文獻內容應該已經釐清了。

至於柳星座的鉤形部分，可以看作是雕的喙。《山海經》西山經，「西南四

4 關於「出火」、「內火」，參見《周禮》夏官，司火之官的司燿條，及鄭玄的注。

百里，是實惟帝之下都，……有鳥焉，其名曰鶡鳥。」（懿行案：鶡鳥鳳鳥也，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有鳳凰，此是也，埤雅引師曠禽注曰，赤鳳謂之鶡，然則皆南方朱鳥七宿曰鶡首、鶡火、鶡尾亦是也。）由上文可以看出，基本上是同意段注的解釋，即將所謂的南方之神的朱雀的「雀」說成是「鳳」罷。

朱鳥星座中的柳星座的喙，不像鸛鵒的喙，而應看作是雕的喙，此喙的鉤形可以被接受是雕的，然其彎曲有過於誇張之嫌。猛禽類的喙是像圖1柳星座所示的，從第五至一 δ 至二的彎度就夠了，第三、四是多餘的。從殷至西周，鳳凰類的喙，如圖4至圖6所示那樣，像是向左轉一圈的例子也有。這些喙的圖像若依先前所述的，則在說明上有困難，然此類圖像，並不是自然界棲息的鳥類的寫生，而將其視為被神化的天上的金雕（ワシ）之火の星座的喙是較適合的。

三、圖像的演變

以上是就文獻的考證，大抵知道了配享南方的朱雀，是那一種鳥。如圖1星座圖所示的，以二十八宿的柳為始、翼為終，將象喙、頸、嚙囊、翼的星座串連排成細長的星座，此圖像是將金雕的形態精心結構後的結果。從頭頂至後腦杓，具有金黃色、長羽毛的，在雕的屬類中，亦僅有金雕是作如此形狀的。此一將稍長的羽毛誇張地表現成「几」字形的冠羽，首先筆者引用龍山文化典型的金雕，（圖3）此雕兩翼向左右作半展開狀，身體正面站立，喙作鉤形，從頭頂垂下長長的冠羽，翼在肩部的地方作突尖脊狀，以倒過來的「し」字形表示長長的羽毛，腳爪張開的雙腳用力踩地站立著，沒有作抓物的姿態，然一見卻知是一種猛禽。惟雕或鷹基本上是不作這種姿態的，他們停著的時候，翼是疊收起來的，腳爪抓著樹木的枝幹之類的東西，膝是彎曲的。而在中國，具有長長的冠羽的雕或鷹屬類的猛禽，除金雕之外無他。圖3表示的，正是將金雕頭頂的金黃色長羽加以誇張化了，翅膀半開，作出向著捕獲物急衝而下的姿態，⁵而在作此姿勢時，金雕的腳應是向身體的後方伸展的，然圖3的姿態，卻可以看作是堂堂地張開雙腳作站立的姿態。

圖2是東漢時代四神鏡的四神圖案中可以看見的鳥紋，頭上有「几」字形的羽冠，此形羽冠是來自於金雕的冠羽，其尾羽如孔雀的一般。殷代後期的玉器上，常將長長的「几」字形髮誇張地高高聳立著，頭髮的表現，有時可見到將其

5 林巳奈夫，〈四神の一、朱雀について〉，《史林》77卷6號（1994年11月），圖15。

拉成細平行線表現的例子，似乎也沒有固定的形式。因此，實在想不出朱鳥到底是以什麼樣的形像被尊崇？

然琢刻有「几」字形大羽冠的朱鳥形玉器，頭頂戴著小型龍的例子不少，圖4是Erickson收藏的一件玉器，兩面同花紋，都作特定形像的朱鳥，頭上立著一隻小鳥，再於其上覆蓋著一龍形。從喙的基部長出長長的，如蕨類一樣的一束毛髮，從頸後也垂下長毛。依此一圖像，喙形雖奇怪，然亦可知那是金雕類的朱鳥，至於頭上的小鳥，後文將會再說明，而在這些之上覆蓋有一龍形。

圖5也是具有鉤形喙的細長鳥，推測是金雕。頭上頂著一隻面向前方的小龍，小龍的下顎和尾間有一小的突起，突起的上面可見到細線的毛髮。這些可以想作是金雕的羽冠。

圖6的鳥比起龍而言是小了些，然龍仍然是從鳥的頭後覆加上的，龍下顎的後方有一向後彎曲的鉤，此鉤被頭上的小龍給中斷了，其對應到圖5相同位置的，是那一束毛髮。

不只玉器上有此一表現，銅器亦有之。圖7，器口緣下方以及圈足上並列著鳥和駐足其上的小龍。和圖4、5、6的龍一樣，都有一個瓶形角的此一龍，其嘴下的鳥，皆有筆者先前命名為「牛角形」的角。仔細思考，是表現「几」字形角（動物的角）的角（稜角的角），或作「几字角形」，我自己也沒有把握能區分。

簡而言之，金雕形的鳥頭上頂著小龍的表現的例子是很多的，然此代表什麼意義？關於這一點，是下面我將討論的課題。和朱鳥（金雕）星座緊鄰的是在其西北邊的軒轅星座。軒轅星座案《史記》·天官書「軒轅，黃龍體。」可以想見是彎彎曲曲的龍體形態，和金雕一起被描畫的龍形，推測正是此物。黃帝的名字稱作「軒轅」，象此星的龍即稱作「軒轅」，從這一點去思考，把這龍想成是黃帝的形態，是極順理成章之事。即便是龍，如此小家子氣的龍似乎與黃帝不相稱，不過若這黃帝是歷史時代偉大的黃帝的話，那麼殷周時代的黃帝就是如此一個不怎麼偉大的神了，如此一想，問題就解決了。

此處的情況亦復如是。龍如此地貼近鳥，一般的解釋，是龍借助於鳥的力量？或是鳥得到龍的幫助？到底是那一方面得到幫助。以前筆者一直認為是弱小的龍得到鳥的幫助而昇天。⁶ 此刻正好持相反的看法。一件貓頭鷹形的銅卣，腳上裝飾有小而卷成圓形的龍紋。⁷ 無論是貓頭鷹或梟起飛時，都是先用腳的力量

6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頁68。

7 林巳奈夫，〈四神の一、朱雀について〉，《史林》77卷6號（1994年11月），圖11。

躍起而飛的。⁸ 注意觀察從電線上飛起的鳥也是那樣的。此件貓頭鷹形的銅卣，其翅膀的基部有一像龍一樣之物，此物同樣地亦是助鳥起飛之物。⁹ 一件銅簋，其鳥形把手的部分，在相當於鳥胸部的地方也裝飾有龍紋，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¹⁰ 都表示相同的意思。

金雕形的朱鳥和軒轅龍（黃帝）的關係究竟如何？從殷末的高而筆直站立的金雕的形像，演變成將冠羽裝到一個袋形內、筆直而立的鳥形像（圖8），再經過圖11的變化，如圖9的演變過程圖，一旦鳥喙變化成團鼻形，很容易就產生具人臉樣的矮胖形神了（圖12）。如此急劇的變化發生的理由，並不是很清楚。然要一步步追蹤其演變的軌跡，卻是說不完的，此處僅以圖9簡單表示。惟在此一演變的過程中，朱鳥頭上的龍遺跡留下來了，如圖10、11所示，龍仍踞立不移著。

頭上的龍和下面具有人臉樣的神之間的關係，清楚表示的是圖12-14的圖像。上面的龍將下面的神的頭髮含著。頭髮看來是沒有動的姿態，因此這裡應該是龍含毛髮，也不是吐出毛髮，況且這毛髮是那麼的整齊。那麼為何要吞入頭髮呢？是想將毛髮所發散出的氣—火氣—吸入自己的體內。黃帝是從火神那兒吸收火氣的。

附著於人形神的肩部乃至臀部間的龍，如附在梟爪的龍一般，正是補給飛昇力量者。具有和圖12-14所示的，毛髮被吸入的人形神相同臉的神，在圖15-17作不同的表現，其表現的方式，是從稍大的龍的嘴巴吐出帶著長脖子的頭。這個長脖子的人形像沒有四肢，似乎爲了顧慮到喉嚨不要被堵住，所以將四肢省略了嗎？如圖15所示，將身體屈成S字形，此器的兩端作左右對稱，從龍頭吐出光頭（老頭）的圖像。然也有將龍的軀體接於下一條龍的鼻頭的圖像例子，如追逐尾巴的龍一般。因此，可以說頗具形式化的花紋的形成，始自於西周後期。（圖18）如圖16、17所示，花紋並不是那麼對稱一致，也就是說，兩度出現的老頭並不是重覆同一圖像，而是意識著兩個不同的圖像。圖15-17，老頭雖表現得一樣，然圖19，軀體的下部絞纏起來的兩個頭像，一個是大髮、前端有蕨形團圓的毛束，另一個是小髮、大耳的形像。如此的表現，固然不排除玉料形狀的限制的可能性，但主要還是有意作不同的表現樣式。圖15-16的頭像雖作相同表現，然本來就應該看作兩種樣式的。此一頭像表現的究竟是誰？

8 宮崎學，《フクロウ》（東京：平凡社，1989），頁22、23。

9 同註7，圖10。

10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目頭と目尻の下った目〉，《泉屋博古館紀要》，18輯（2001年），頁1-34。

關於此一問題的思考，多少必須帶有想像，下面的說明還可以接受嗎？《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即顓頊生下老童，老童生下重和黎，帝把重獻給上天，將黎邛（？）給下面的地，下面的地是生噎。（注：此處的獻和邛，不清楚其意）此在《尚書》呂刑，有「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這樣的傳說。《國語》·楚語下，「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即顓頊接受此命令，乃命令南正「重」管理天，以屬神，命令火正「黎」管理地，以屬神。

先前圖15-19出現的極相似的兩個頭像，豈不是「重」和「黎」嗎，而吐出兩柱之物的，如先前所看到的，正是黃帝，他也是方才我們提到的，將朱鳥的末代的毛髮吸入、將其氣充分吸收的神。象徵朱鳥末代的兩個頭像很相似，本是當然之事，也因太相似乃至兩者很難區分，然仍然可以分出來，毛髮被吞入的是老童，龍吐出來的是重和黎。圖15-19的佩飾器，是將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秩序再現的重和黎的形像表現。

此處我們回到前面，解釋圖4的鳥喙上的小鳥。駐足於朱鳥上的小鳥，從龍山文化起即有之。圖20是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玉器，作朱鳥抓著有竈神髮髻的頭，作出幫助昇天的圖像。此一朱鳥作側身像，龍垂覆在朱鳥的頭、翅間，龍身上站著一隻喙朝外的小鳥。圖21是龍山系文化的玉器，花紋的琢工略嫌粗糙，推測是時代略晚的作品。作正面金雕形，兩腳爪下各抓著有髮髻的頭像，在金雕的腳下、兩個有髻的頭之間，有一倒掛的火形符號，此符號中包含一個倒掛的亭形，小鳥站在金雕的翅膀上，頭朝外，不作任何動作。

圖22是殷代的青銅卣的蓋子，口緣下的花紋帶，蹲坐著一隻鳥，頭上戴著瓶形角，此角中間猶如放入一顆圓珠子，周圍放射著光芒，尾羽的下方有一小鳥。這些遺物上所表現的，似乎是人首和朱鳥間的主從關係，而小鳥僅作朝外而立的姿態。圖4也是，小鳥站在蕨狀毛和朱鳥頭後的毛之間，朝朱鳥的後方看，不作任何動作，如圖20一般。圖19毛髮茂盛的一方，在毛的下方蕨狀的前端作彎曲的紐狀形，在此一紐狀的前端，頭前部的小毛束的下方迴卷入，再從大、小毛束間伸出，這大小毛束的位置與圖4小鳥站立的位置相當，此點值得注意。如圖8西周中期的遺物，不知為何要將毛裝入袋內來處理？此也是相當容易引人注意的。朱雀作為鳥形神，極為醒目，不知不覺地有跟隨者靠攏過來，上述的小鳥所表現的正是此一情景嗎？逐漸地，時代愈晚，因仰慕具有教主身分的朱鳥之「氣」而跟

隨的就越聚越多了，¹¹ 降及漢代的畫像石，聚集的鳳凰的數量增加起來，聚集成群乃至呈現如廟會般的嘈雜景象。（圖23）

接著，如圖24-27，變化成人形臉的朱鳥，即是老童，老童或虎的旁邊，在肩和足部間站立著的，是與圖12-14不同的，沒有小龍覆蓋的裸體人像。若是先前陳述無誤的話，那麼此一裸體人像即是取代幫助朱鳥飛天的的小龍的角色。從前，筆者曾將此一人像對應到戰國時代被大龍捕捉而被吃的精靈，是不正確的。因為此裸體人像對變化成人形臉的朱鳥或虎而言，其僅作背向站立，絲毫沒有危害到前者的表現。圖24，在此一裸體人像旁邊的，以龍的姿態表現的是黃帝，毛髮被龍吸著的是老童。前面引用的大荒西經，老童生重和黎，黎下地……，作這樣的記載之後，有「下地生噎」。「下地生噎」說的是下面的大地生噎嗎？然下面的大地究竟是誰生噎？此處應該是漏了字了，是黎或黎的兒子或誰生噎？如此的事情是要思考的。就此一圖像而言，總之，其表現的，無疑地是老童的子孫。

這個被稱作「噎」的，被想像成裸體的人，是屬於下面的「地」的，因此無事於昇天，故不需要有龍在肩部或在足上，此是可以理解的。圖24裸體人像的旁邊的像是生下黎的老童，然這個從火正演變來的，團圓鼻、老頭樣的老童，稱作「老童」似乎挺適合的，因其形像本就作童身老頭形態。這老童是從金雕火正產生的，已經演變到完全看不出金雕形像的程度了。大荒西經記載，老童是顓頊所生，顓頊是黃帝所生，那麼龍形態的黃帝變化到老童，圖像的演變經過了幾個階段，其中的那一個階段的圖像當是顓頊呢？惟一直反覆地去作一些想像的推測，似乎也沒有必要，因此，說明即到此為止。

被當作「噎」的裸體人形神的腋下，有一虎圖像的例子也很多。（圖25-27）研究中國古代的圖像，若不將虎視為天上最高神帝的表現，則將發現許多場合解釋不通。如圖27等所示，和裸體的小型人像——噎一起的虎，即是此一神帝的表現。

其他類似的例子，從殷至西周的人形祖先神，常是和虎配對的，而僅作人頭表現的例子也有。然在這些人像和虎一起出現的例子中，人對虎的表現，皆作泰然處之、毫無恐懼之色。其他，漢墓的例子，磚墓的壁畫上表現大型的虎將伏犧、女媧像抱入兩手間的圖像。¹² 類似的例子，大男將伏犧、女媧抱入兩手間的圖像，此一大男不作二想，祂即是將此二神結合的天帝了。

11 土居淑子，《古代中國的畫像石》（京都：同朋舍，1986），圖版一三二、一八五、一八七等。

12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神がみ》（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

這些圖像中的虎被視為天帝之形像，圖27的虎代行黃帝，要天帝顓頊之子老童，去要求其兒子黎生噎，應是如此解讀罷。

四、小 結

以上，概要地追蹤朱鳥形態的變遷的作業告一個段落，其形態在文獻中是欠缺的一節，在此提出來討論。如圖8所示，西周中期出現的芋形頭飾，其上平行刻出的細線，推測即是毛髮之類的東西。將這些毛髮戴於頭頂上的圖像，相當於文獻中留下來的所謂「髦」的頭飾，此事筆者以前曾經注意到。至於這種圖像表示的，不用說，應是誇示充滿著「氣」的毛髮，正是誇張地表示「氣」充實之物。如此表現的圖像，在玉器的大圭上不少。¹³ 下肢的下面踩著龍之類的動物的也不少。

戴著髦的朱鳥最醒目的地方，乃在其戴著髦而端正、筆直站立的姿態。此不禁令人想到，軍中晨點前，許多人的精神尚處於散漫的狀態時，一軍人突然朝氣十足地舉起一手，發出「○○隊集合」的口令時的神態。頭上的髦是「氣」充實的表現，其和旗幟所象徵的意義相同，是集民衆的尊崇於一身的偉大火神，人們可以感覺出一種無上的榮耀。這是火神的全盛期，此時期，即便是曾被推測是帝的龍，尚且被踩於其足下呢。

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此盛極一時的朱鳥的威勢衰退後，變成團鼻的老頭人形神的形態。充滿著全盛的「氣」的髦呈癱軟的狀態，雖威勢已喪失，然仍繼續存在著。先前討論過的，圖19是落到將兩隻朱鳥的下半身絞合起來的下場的例子。右側的頭髮較多，左側較少。頭髮多的一邊，將頭髮分成前後兩束，從後頭部延伸向前的，如粗紐一般，從兩束頭髮間突出，作成團圓形。這不是什麼不明之物，僅是粗而長的髮束作彎曲的表現罷了，和圖31的銅器上所表現的相同，即是垂於頭後的頭髮。毛少的一邊的頭，沒有此物，然卻有個大耳朵。

有些例子是，頭頂上的裝飾正好可以利用，作成恰好可以懸掛的穿孔，（圖28）然也有在此處鑽一小孔的例子，甚至反方向捲曲的例子也有，並不是都能恰恰地被利用的。（圖29-30）圖12、13等，是將頭頂上的龍尾巴好好利用的例子，而從前的髦受尊重的遺跡尚且殘存著。

楊美莉譯 李柏如校譯

13 林巳奈夫，〈圭について〉，《泉屋博古館紀要》，12輯（1996），頁1-56。

引用文獻目錄

- 徐毅英，《徐州漢畫像石》（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5）。
- 東京國立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展，《上海博物館展》（東京：中日新聞社，1993）。
- 土居淑子，《古代中國の畫像石》（京都：同朋舍，1986）。
-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總459期（1994年8月），頁4-21。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總452期（1994年1月），頁4-28。
- 周原扶風風管處，〈陝西扶風強家一號西周墓〉，《文博》，總18期（1987年4月），頁5-20。
-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目頭と目尻の下った目——鴟鵂神と中心として〉，《泉屋博古館紀要》，18輯（2001），頁1-34。
- 林巳奈夫，〈四神の一、朱雀について〉，《史林》，77卷6號（1994年11月），頁125-143。
- 林巳奈夫，〈圭について〉，《泉屋博古館紀要》，12輯（1996），頁1-56。
- 林巳奈夫，《中國古代の神がみ》（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
- 林巳奈夫，《神と獸の紋様學——中國古代の神がみ（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様の研究——殷商青銅器綜覽二》（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濤、王龍正、喬斌，《三門峽虢國女貴族墓出土玉器精萃》（臺北：眾志美術，2002）。
- 故宮博物院，《古玉精萃》（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 宮崎學，《フクロウ》（東京：平凡社，1989）。
- 劉雲輝，《周原玉器》（臺北：中華文物學會，1996）。
-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廬江劉氏原稿本，1935）。
- 橋本敬造，《中國占星術の世界》（東京：東方書店，1993）。
- Bluett & Sons, *Early Chinese Art : a Catalogue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Jades and Allied Decorative Works of Art from the Cunliffe Collection* (London : Bluett & Sons Ltd, 1973).
- Joan M. Hartman,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5).
- Lindsay Hughes Cooper,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chaic Jades C. T. Loo, Inc. arranged for Norton Gallery of Art,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January 20 to March 1, 1950*, ed by Norton Gallery and School of Art (New York: sn., 1950).
- M. Paul, Pelliot, *Jades archaïques de Chine appartenant a M. C. T. Loo* (Paris ; Bruxelles : G. van Oest, 19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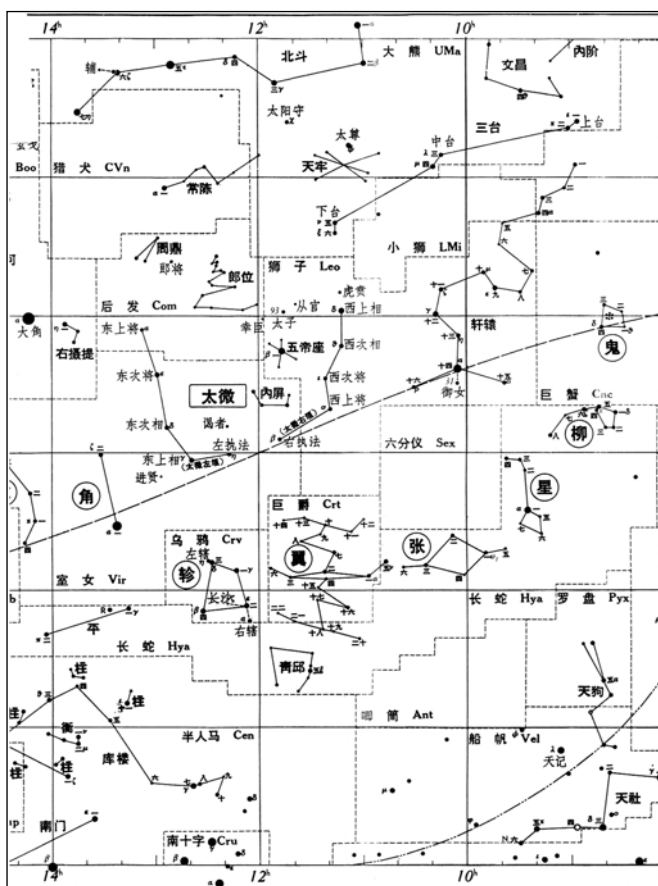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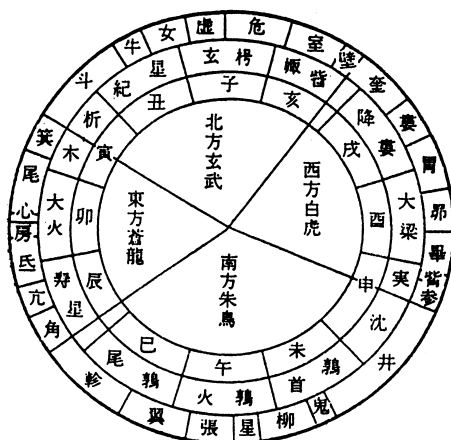


圖1 朱鳥星座 中西對照天文圖 《考古》1975年第3期



表一 二十八星宿



圖2 朱鳥 青銅鏡 局部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卷16，頁52



圖3 龍山文化 金鸚紋玉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蒐集者的照片



圖4 朱鳥與小龍 蒐集者的照片



圖5 朱鳥與小龍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 提供照片



圖6 朱鳥與小龍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圖7 朱鳥與小龍 西周 青銅簋
Early Chinese Art : a Catalogue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Jades and Allied Decorative Works of Art from the Cunliffe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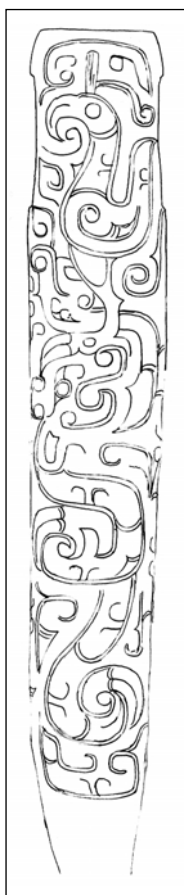


圖8 戴髦的鳳與龍 西周 玉珽
The British Museum提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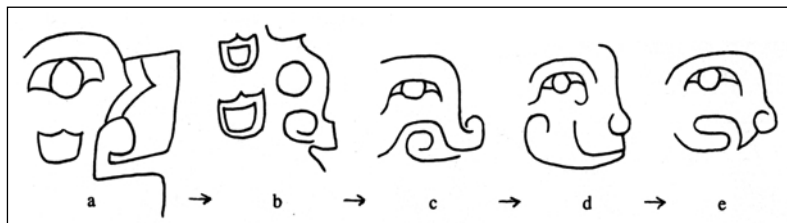


圖9 鸛鵒神的鼻形變化 《泉屋博古館紀要》第18輯，頁11，圖31



圖10 朱鳥與小龍 西周 玉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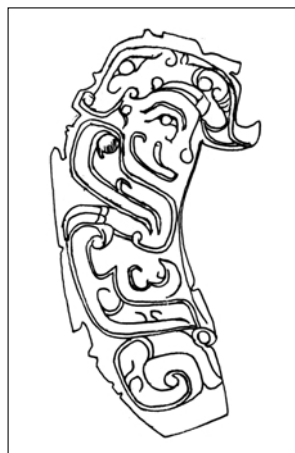


圖11 朱鳥與小龍 西周 玉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提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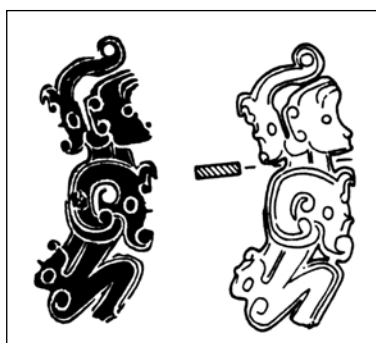


圖12 小龍吸著人形神的頭髮 西周 玉 河南三門峽西周墓出土《三門峽競國墓》圖版134-1，圖253-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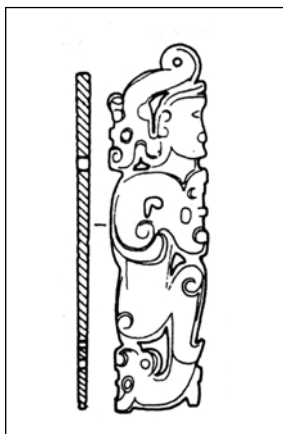


圖13 小龍吸著人形神的頭髮 西周 玉 《文物》1994
年第1期，圖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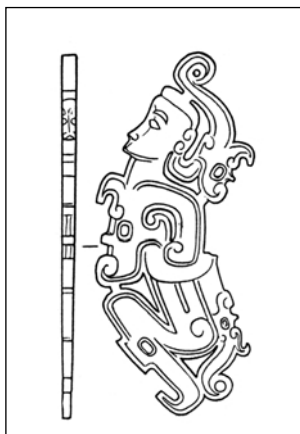


圖14 小龍吸著人形神的頭髮 西周 玉 《文物》1994
年第8期，圖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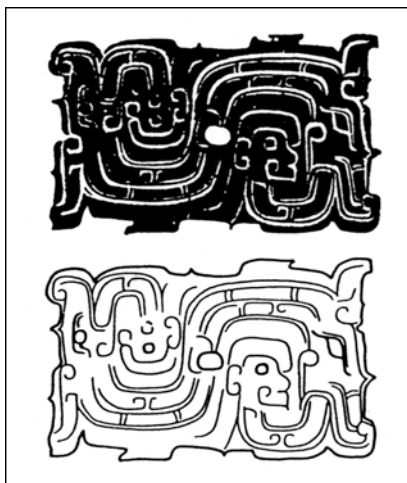


圖15 吐出二柱形神（重與黎）
的龍 西周 玉 陝西扶風出土
《周原玉器》圖版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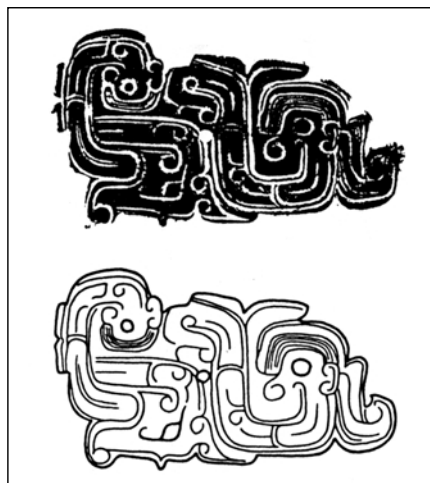


圖16 吐出二柱形神（重與黎）的龍 西周
玉 陝西扶風黃堆出土《周原玉器》圖版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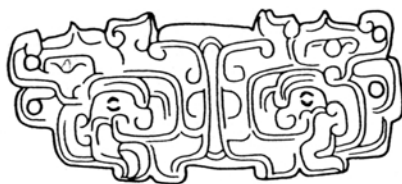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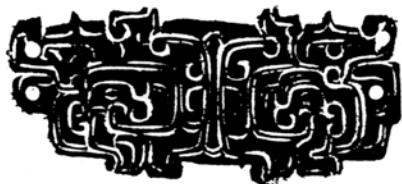


圖17 吐出二柱形神（重與黎）的龍 西周 玉 陝西扶風強家村出土
《周原玉器》圖版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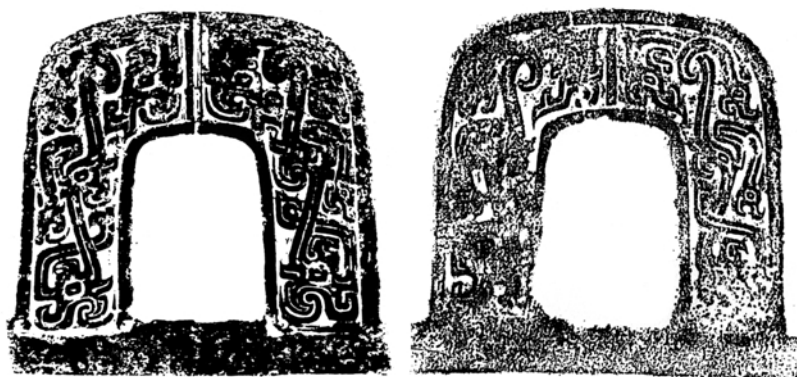


圖18 追逐自己的尾巴的龍 西周 青銅鼎 《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5-280，5-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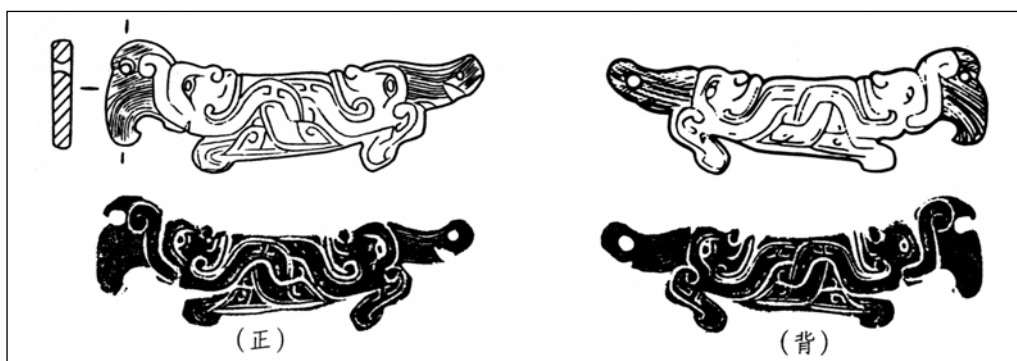


圖19 琢刻二柱神（重與黎）像玉佩 西周 河南三門峽出土 《三門峽虢國女貴族墓出土玉器精萃》頁116，圖15



圖20 伴有小鳥的朱鳥 上海博物館藏 龍山文化 玉 《上海博物館展》圖37



圖21 伴有小鳥的朱鳥 故宮博物院藏 石家河文化 玉 《古玉精萃》圖12



圖22 伴有小鳥的鳳 京都
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考古資
料室圖片 樋口隆康氏攝



圖23 成群鳥跟隨著的鳳凰 後漢 畫像石 南京《徐州漢畫像石》圖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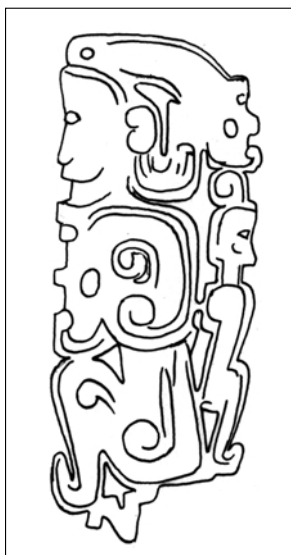


圖24 老童的脇下立著
噓 *Jades archaïques de
Chine appartenant à M.
C. T. Loo Pl.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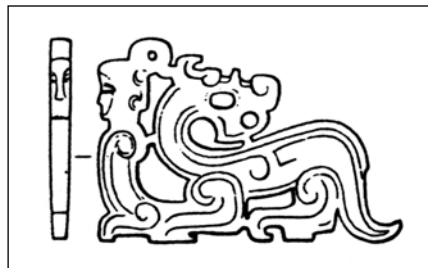


圖25 虎(帝)(?)的脇下立著
噓 西周 玉 山西天馬一曲村出
土《文物》1994年第8期，頁32，
圖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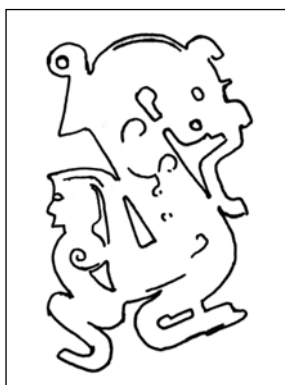


圖26 虎(帝)(?)的脇下立著
噓 西周 玉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chaic Jades, Pl.25-7*



圖27 虎(帝)(?)的脇下立著噓
西周 玉 Seattle Art Museum 提供照片



圖28 將髦卷曲
作為懸掛的穿孔
西周 玉 陝西
扶風強家村出土
《文博》1987年
第4期，拓片六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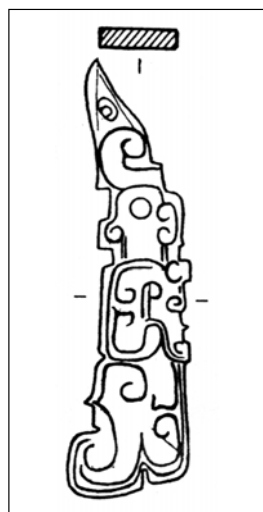


圖29 髦以外的
地方作懸掛的穿
孔 西周 玉
陝西長安張家坡
出土 《張家坡
西周墓地》圖
2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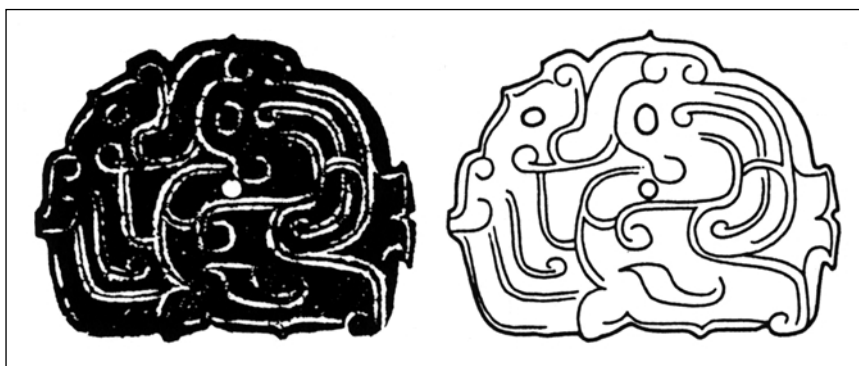


圖30 將卷曲的髮吸著的小龍 西周 玉 陝西扶風強家村出土 《周原玉器》圖版161



圖31 戴著卷曲髦的鳳 西周 青銅壺 東京 根津美術館藏《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圖版8-95